

哲學之母 (續)

殊 旭

2. 輪迴緣起的哲理

關於「緣起」，在佛學上有「真如緣起」，「唯識緣起」。和「輪迴緣起」的哲理不同。但現在限于時間和篇幅。不！與其說限于時間和篇幅，毋寧說限于自己的學識來的够坦白呢！那麼，現在僅就自己認識所及的來談談輪迴緣起的哲理吧！甚麼是輪迴緣起呢？輪迴緣起，就是指十二緣起：謂無明緣行，行緣識，識緣名色，名色緣六入。六入緣觸，觸緣受。受緣愛。愛緣取，取緣有，有緣生，生緣老死，然在此十二支中無明、愛、取三支是屬於惑道；行有二支屬於業道；識、名色、六入、觸、受、生、老、死七支是苦道。所謂：「無明愛取三煩惱，行有二支屬業道，從識至受並生死，七支同名一苦道。」眾生由起惑而作業。由業而招感苦果，由受果時復生煩惱，復作業，復感果，如是感業苦三道，如連環鈎鎖，循環不息，輪迴無窮，所以名為輪迴緣起。

3. 十二緣起的流轉門

1. 無明支：我們本具的理體——八識心王，原來是純潔無瑕、纖精圓明的。但可惜湛然的心海中，無端鼓起無限煩惱的波浪，因此，對於環境的認識，就不够明確，而發生了一種幻想虛構的錯覺，這種不明是非曲直的錯覺就是無明。有了這無明在作祟，所以我們的意志隨時隨地都會發生盲目的衝動。由衝動而作業，而流轉，所以無明是一切生死和痛苦的根本，也是一切罪惡的源泉！

2. 行支：行是行動，即是我們心識的活動。

也可以說是一種盲目的衝動或做作。由于心識失却理智的控制，只憑情感盲目的衝動，所以有時去幹福利人群的事業，有時却做着損人益己的工作，或作非善非惡的事情，總之，我們身心的活動名為行，這行的主體是「思心所」，屬於五蘊中的行蘊所攝。

3. 識支：即是我們本具的理體——第八阿賴耶識，由前二支所作的業力，牽引到它來三界中受生，所謂：「去後來先作主翁」。但當他投胎時已失去它本來的明淨，所以在投胎的一刹那間，妄生憎愛之念，即此一念分別，名之為識。

4. 名色支：這就是投胎時組織六處官感的原素——有漏五蘊。因為我們現在這個色身最初是由心法和色法兩種原素組織成功的。但心法——受、想、行、識等四蘊是無形無相的，不可以之示人，但假以名詮。色是色法，即是父精母血所混合的結晶。這心法和色法，同一時間和合成為我們生命的原素，所以名為名色。

5. 六處支：即是我們前五官的感覺，和第六意識所依止它為機構的處所，名為六處，同時我們的六根，有吸收六塵的功能，所以又名為六入。

6. 觸支：觸是接觸，我們出胎以後，便與外界一切現象接觸。但對於事物，仍未能分別美惡好醜，是與第八識相應的觸心所。

7. 愛支：這是一種特殊的感情，由於五官與外界的接觸而發生一種感覺，開始感覺到環境的

優劣，而嘗受到苦或樂的滋味，這完全屬於情感的作用，是受蘊攝。

8. 愛支：愛是貪愛，由于我們根與塵的接觸，而發生了感覺的特殊情感之後，接着對於外界便生了廣徧追求的愛念。但此愛的範圍極其廣博，如喜、怒、哀、樂、愛、惡、欲等顛倒的情感，皆屬愛攝。譬如說這件物件是我所愛的，因而生起一種喜悅的情緒。若果他人奪取了我的所愛，於是便生起怒不可遏的瞋心，或喪我所愛而悲哀不已，或能盡情寫意地享受便感到無限的快樂，或違我所愛便生惡念，順我所愛便生欲想。總之，眾生境界，無片刻不是在愛的圈子裡打滾，消磨了寶貴的生命。所謂：「愛河千尺浪，苦海萬重波」，這就說我們所以永遠永遠沉溺在生死苦海中，而不能逃出三界的牢獄，就是給了愛的纏縛，甚至到世界一切的糾紛和不幸事情的發生，都是這個愛的情感的衝動為導源啊！

9. 取支：由於內在愛欲的衝動，所以念念驅馳塵勞諸般百計地苦苦追求，取為己有，甚至不奪不饜，名之為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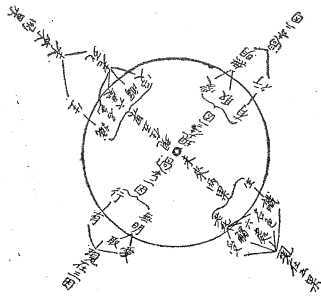
10. 有支：有即欲有，色有，無色有，由於愛取二支煩惱所作出的福業，非福業，或不動業種種的差別，所以招感到三有的果報。

11. 生支：由過去愛等感業，而結生三界，五蘊投生，名之為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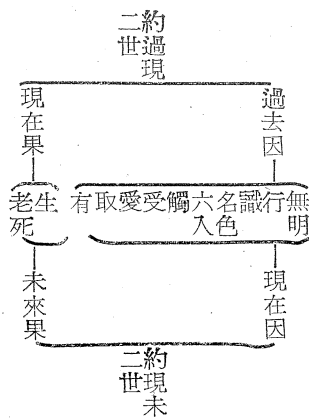
12. 老死支：有生必有死，這是一切現象必然的定律，我們生命亦然，自從出胎以後，由幼而少而壯而老母，匆匆十寒暑：一期報盡，終歸于滅——死。

上面已說過這十二支，不出乎感業苦的關係，而在成唯識論則攝此十二支為四支，如表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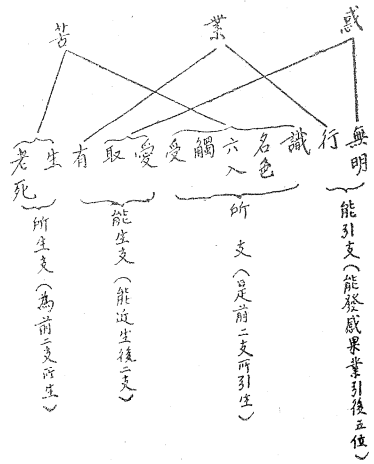
表果因重兩世三乘小



表果因重一世二乘大



關於此十二支有三世因果的道理，但在大乘唯說二世一重因果，小乘則說三世兩重因果，它們所說雖然有異，但各有各的道理，茲列表于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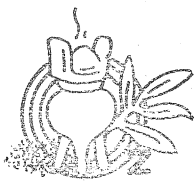
綜上，我們知道無明是人類生命的出發點，同時也是世間一切事相的導源了，不錯！我們由無明盲目的衝動——惑，而作種種有漏業，因而招來生命的果報。人們既然有了生命的幻軀，便要求生活，求傳承，求安全，求發展了，於是為了生活，而有農工商的做作，以解決衣食問題，為了傳繼，所以有組織家庭的必要和設備，以事相生養，為了安全，所以有村鎮省市縣等的分劃，和政治、軍事、法律、刑償等的建立。為了發展和進步，所以有文化的工作，有教育的創辦，以促進國家的文明，以培養下一代的人材……因此，便有公與私，忠與奸，善與惡，苦與樂，愛與恨，光明與黑暗，和平與戰爭，快樂與煩惱，天堂與地獄，仁慈與殘暴，貪賤與富貴，聰明與愚癡……一切的一切現象，而編織成錯綜繽紛，人事複雜的世間現象，而人生的痛苦也日益加劇了。

4. 十二緣起的還滅門

假如我們欲撲滅人世間的煩惱與痛苦，解決人類生與死問題，而恢復我們昔日清涼、寂靜、輕鬆、愉快、自由與自在的高等生命的話，第一步功夫就是要糾正我們認識上的錯覺。和發掘我們本具的真實知能——本覺，這樣，在我們心光輝耀和智慧把握之下，自然再沒有無明盲目的衝動了，既沒有無明的衝動，自然也沒有不軌的行動了，那麼，無明滅則行滅，行滅則識滅，識滅則名色、六入……乃至生、老死一切皆滅，到此，煩惱沒有了，生死也沒有了，自然一切憂悲煩惱通通沒有了，而生死輪迴也從此徹底取消，生滅無常得以回歸寂滅的本源，這時候的宇宙，是純真、純善、純美的宇宙；這時候的人生，是自由的，平等的，博愛而和諧的，超乎時間與空間的高等生命了！

由此看來，佛教的哲理，不但能够解答幾千年來一切哲學所不能解答的宇宙人生問題，同時可以指示我們無上的，具體的哲理，領導我們恢復高等生命的自由與莊嚴，給予我們進取無上幸福和永久快樂的秘訣。您說，佛教的哲理是多麼的刻深，圓滿，和徹底啊！

親愛的朋友，您是不是一位勇于深思內省的人呢？您是不是一位熱愛真理，追求光明的人呢？果然的話，當您在工作的閒暇，獨個兒坐下來深思冥想，或倚欄遠觀的時候，您會覺得世事滄桑，倏忽萬變的奇妙嗎？您會連想到年華易逝，青春不永嗎？您也會想到人生是缺陷的，短暫的，空虛的嗎？然則，您是否希望以真理來彌補人生的缺陷，以真理來充實生命的空虛呢？那末這裡我鄭重地，虔誠地介紹給您一種超世的哲學吧，只要您在這種超特的哲學中，息心去研究一部「成唯識論」。或研究一部「俱舍論」，那您對於神奇莫測的宇宙人生的演變，自然獲得一個富有系統而又徹底的認識，您的生命自然來得更充實，更強烈啊，否則，您只是增益煩惱和疑惑吧了，始終是不能獲得完具而正確的解答的。為甚麼呢？因為世間的哲學，只憑他們有限的知識和個己的偏見而創立的，有如盲人摸象一樣，摸到象鼻的說是棍子，摸到象尾巴的說是掃帚，摸到象耳的說為簸箕，摸到象足的而說是石柱……這麼一來，結果弄得誰也說得似對，誰也說得不對……世間各派別的哲學也是一樣，甚麼唯心論，唯物論，一元論，二元論，不過只看到人生的一面，而且帶着強烈的主觀態度，所以他們的哲理是有限的，揣摩的，想像的……不完全是又不正確的。唯有佛陀抱着謙虛的態度，站在客純粹觀的立場去總觀宇宙的真相和本體，而建



莫特現在·當長未來！

——母死頻現奇蹟示我入佛教的實驗報告（續）

程文熙

四、衆緣所生——試步了佛的道場

正是衆緣所生，此後我即參加了許多佛教的道場。

我母親的首七至三七的祭日，沒有大舉動，四七由我表弟在臺北法華寺主辦祭拜。五七祭日承友好發起在臺北十普寺公祭，並延請僧伽誦經超荐。六七之祭，由我妹主辦又在善導寺，爲父母安立牌位供奉。大概是生前算定，我母的七七就適巧是在觀世音菩薩成道日，除我胞弟夫婦在臺南竹溪寺於母親靈骨前拜祭外，我則終日在善導寺參加法會，並爲母親誦經。十一月十一日即陽曆十二月十六日起，善導寺舉行佛七法會。第一天又適巧爲我母逝世百日忌辰，我又一連七天參加法會，並爲母誦經——子女爲父母誦經最好。當我念地藏經時，該寺張居士係一軍人謂老太太有福德，可誦阿彌陀經好了——是日念阿彌陀經多遍，夜得一夢。夢中知母將死，即答曰：「你跟我一同走吧！」我夢中知母將死，即答曰：「我現在怎能跟你老人家一起走呢？」母旋以目示向天花板空際曰：「你看！你看阿彌陀佛！」我仰視一無所見，即醒。自母去世，在母百日忌辰之夜，始一夢見母，夢又如境界，母於夢中指示我看佛而無所見，這正是對我無上的開示。我因有業障，故看不見佛。要得見佛，須去掉障礙着的染着。因爲我還沒有明心見性，培養成「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」的信念，否則便可以直下

承當了。

我母五七祭期之後，每晚皆到十普寺聽白聖法師講法華經。法師德威具足，博聞強記，通權達變，滿腹佛教典故。幽默時，妙語解頤，常以現在事物爲喻。法師重實踐，每講經前，例須率衆恭誦佛菩薩聖號及大悲咒。我嗜好音樂，獨未聽梵音。及聞爐香讚，開經偈，迴向偈，抑揚頓挫，柔和清淨。聲和心二者，即時融和一片，輕鬆愉快，悅樂之至。每念觀世音菩薩聖號，則滿口津液，噙噓不絕，更覺通身舒泰。在這聽經期間，所見所聞所行，都是過去所無。當時不勝感慨，爲什麼延誤至今，才得參加如是勝會？自是又開始閱讀各種佛經及各種佛教刊物。

佛七會中，我是一連七天，興緻很濃，未曾缺席的一個陌生者。我跟着諸同修走，繞念佛號，開始參加了佛弟子的行列。男女分左右兩部拜唱佛菩薩聖號，一部唱，一部拜，合拜合唱。循環起伏音調中含着誠意之殷，直可響遏行雲。拜唱本來有三六九和十二次的規定，我歡忻鼓舞，作是思維，假若許可，願永遠拜唱下去，無有疲厭。晚間聽印順法師開示，法師容顏和悅，委婉曲折，柔軟有力。一字一音，一音一力，深入淺出，叩人心弦。我潛識的生出了無限崇敬之心，即時起做了他一個無名的弟子。

十二月初一的十普寺大悲法會，道源法師主持——白聖法師赴臺中宏法。道老法師謂圓瑛法師數十年修法所留之語，爲「世人祇貪財、色、

立總觀的，完整的，具體而徹底的哲理，使人對於宇宙人生的認識由點滴而至面，至體的認識，由偏至圓，由淺近至深遠，由狹小至廣大的認識，以排除人類思想的矛盾，以建立人間統一的哲理，這就是佛教的優點，也就是佛教哲理的高超與偉大。怪不得孫中山先生會說：「佛教乃救世之仁，佛學是哲學之母，宗教是造成民族和維持民族一種最雄大之自然力，人民不可無宗教之思想，研究佛學可補科學之偏。」梁任公說：「佛耶兩宗，並以外教入中國，而佛氏大盛，耶氏不能大盛者，何也？耶教惟以迷信爲主，其哲理淺薄，不足以饜中國君子之心也。佛說本爲宗教與哲學兩之方面，其證道之究竟也在覺悟，其入道之法門也在智慧，其修道之得力也在自力，佛教者實不能與盡常宗教同視者也。中國人惟不蔽於迷信也，故所受者，多在其哲學之方面，而不在其宗教之方面。而佛教之哲學，又最足與中國原有之哲學，相輔佐者也，中國之哲學，多屬於人事上，國家上，而於天地萬物原理之學，究窮之者蓋少焉。英儒斯賓塞，嘗分哲學爲可思議，不可思議之二科，若中國先秦之哲學，則毗於其可思議者，而乏於其不可思議者也，自佛學入震旦，與之相備，然後中國哲學乃放一異彩，宋明後學問復興，實食隋唐間諸古德之賜也。」讀此，便知我所以把佛教哲理標爲「哲學之母」，絲毫沒有誇張的了，朋友：「天可補，海可填，南山可移，日月既往，不可復追。」請珍惜我們短暫的生命來發掘我們本具的，自由自在的高等真生命吧！

更正 上期「莫特現在·當長未來」一文中第三節小標目「我選擇了佛教」之上漏排「母死給我靈示」特予更正。